

ZISE 紫恋

紫恋流行阅读第五辑

爱 死了 我们

我们都曾为爱死过一次

则慕◎著

紫色优品
紫恋工作室
中国出品

晋江人气作者【则慕】剖析爱的残酷与美好真相

林染染：“人总是假借爱的名义去伤害别人。” 钱宁：“我爱你，这还不够你活下去的理由吗？”
周景皓：“年轻时，我们彼此相爱却浑然不知。” 杨思茹：“向你复仇是我最后的挣扎。”

※我们都曾为爱死过一次※

献给所有正爱着、痛着、哭着、挣扎着、迷茫着的恋人们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第五辑
紫弹流行
阅读书系

爱 杀 了 我们

我们都曾为爱死过一次

love love love love

则慕◎著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弹流行阅读. 第五辑 / 则慕著. — 海口 : 海南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443-4116-5

I. ①紫… II. ①则…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9642号

紫弹流行阅读第五辑

爱杀了我们

丛书主编: 紫色工作室 本册: 则慕 著

责任编辑: 康云生

出版统筹: 古 华

总 策 划: 周 政

总 监 制: 王雄成

执行总策划: 杨小刀

设计监制: 彭意明

文字编辑: 猫 鬼

封面设计: 小 乔

品牌企宣: 刘 姚 沈 杰

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

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 编: 570216

电 话: 0898-66830929(海口)

0731-84863905(长沙)

网 址: <http://www.hncbs.cn>

印刷装订: 湖南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3-4116-5

定 价: 160.00元(共8册)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002
第二章	010
第三章	016
第四章	022
第五章	028
第六章	043
第七章	057
第八章	063
第九章	072
第十章	079
第十一章	088
第十二章	098
第十三章	116
第十四章	131
第十五章	159
第十六章	172
第十七章	182
第十八章	200



【瘦子】

眼前男子面色和他身上的床单一样苍白，林染染随手拿起身边一颗苹果，缓慢地削起皮来，一圈一圈垂下，就像这漫长等待的时光中，一点点下坠的心。

“你打算什么时候醒来？”一个削好皮的苹果被摆放在男子的床头，林染染用小到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话，一个人的喃喃自语，在这种幽静的环境下显得格外悲凉。

“那你又准备等到什么时候？”另一个人忽然悄无声息地走进病房，还居然听清了林染染如梦呓的话，叹息着开口。

已经一年了，从他变成植物人，已经过去整整一年。

林染染没有回头，而是依然看着病床上紧闭双眼的男子。

她在等他，而他在等她。

他们三个，都曾为爱死过一次。

第一章

“林染染，你又不交作业！”气急败坏的小男生拍着她的桌子，手上捧着一打白色的作业本，“全班就你一个人不交！我们都初二了，你怎么还这么不长进？！”

那声音，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啊。

然后，林染染缓缓抬起头。

“老师都不管我，周景皓你管我干吗！”她一脸瞌睡没醒的模样，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哪边凉快哪边待去！”

其实她的确没睡醒，因为昨晚一直在帮妈妈做事，睡觉都

是很晚才去的，更别提做作业了。

周景皓气得够呛，白嫩嫩的小脸涨得通红。林染染有事没事也就拿着这点嘲笑他，说他比自己还像个女人，周景皓那时候太小，不懂得回嘴“那你像个男人有什么好高兴的”，只能脸更红地瞪着对方。

“就算老师不管你，你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啊！作业又不多！你连作业都不肯写，以后怎么考上好高中？”周景皓跳脚了，又平顺了一下，循序善诱。反正他对这些话都很熟悉，每次都听老师父母说，虽然被教训的人一直都不是他。

这千篇一律的话，林染染实在听周某人说过太多遍。几乎可以倒背如流，这次听了之后依旧毫无反应，翻个了白眼说：“关你什么事啊。唉，你管我这么多，你说，你是我的谁啊？”

你是我的谁啊？

你是我的谁啊？

.....

窗外聒噪的蝉鸣，汗气充斥的教室，粘黏的空气，头顶嗡嗡作响让人忍不住怀疑会不会砸下来然后造成流血事件的电风扇，眼前这个脸红得像番茄的周景皓，甚至是初二那年，黑瘦又讨人嫌的自己，都越发模糊起来，随着从窗外照进的肆无忌惮的阳光，一起像水汽一样被慢慢蒸发。

整个世界似乎只剩自己那时候略带调侃又不屑的声音——
你是我的谁啊？

梦到这里就戛然而止，林染染猛地睁开眼睛，立刻就被从大落地玻璃窗射进来的阳光给刺得重新闭上眼睛。

“……”昨晚又忘记拉窗帘了，果然，还是不大适应这种独立的，可以轻而易举接受到强烈日光的大房子。

毕竟之前都生活在昏暗的小巷子里，一栋接着一栋，不见天日，别说日光，就连月光都看不大到，实在没装窗帘的必要。

闭着眼睛翻下床，林染染摸索着到了窗边，把窗帘使劲一拉，感受到忽然降临的黑暗之后，才慢慢睁开眼睛。

就这样坐在被太阳晒得有些发烫的白色地毯上，林染染撑着眼睛望着眼前的一切发呆。

SIZE大到吓人，几乎可以在上面翻几个跟斗也不会掉下来的华丽的床，以及上面柔软到像云或者棉花糖一样的床垫和被子，还有极尽简略却线条流畅，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的家具们，梳妆台上密密麻麻的化妆品保养品，优雅高贵金光闪闪的首饰，另一边的衣帽间里则是单件价值起码五位数的衣服和鞋子……

呵，有钱，实在太好了。尤其是这个钱，来之容易。

林染染一直也不大清楚，自己对于“容易”的定义是什么，不过当她穿着米白色小洋装，挽着钱宁镇的手进入高档餐厅，然后面带微笑入座，用自己看似流利其实是前几天才刚刚



训练好的英文点菜，最后被一个忽然冲进来的女人当众扇了一巴掌之后，她想，这大概就是那些“容易”中的一点“不容易”吧。

“狐狸精，我守了这么多天，总算抓到你了！”

原本彬彬有礼的大家闺秀左渝此刻变身成为超级泼妇，眼睛瞪得大似灯泡，牙齿咬的咯咯作响——不过即便如此，她也没骂出再难听的语言，只是气得发抖，指着林染染，话却是对一边的钱宁镇说的：“钱宁镇！你是不是人？！你才和我订婚！”

钱宁镇不慌不忙地站起身子，把林染染拉到背后，被他碰到的时候，林染染微不可察的瑟缩了一下，钱宁镇只当不知道，对左渝谦和有礼地说：“左小姐，我早告诉过你，我有喜欢的人了……你又何苦这样呢？”

“你就喜欢她？”左渝不屑地打量了一下站在钱宁镇身后垂着头，面无表情，左脸红肿的林染染。

“她有什么好？长相也不见得多出众，身材扁平的吓人。我已经查过她，叫林染染是吧？哈，土死了。”左渝对着林染染指指点点，话语里是满满的优越感。

也是，她身材丰腴却并不难看，面色白皙红润，和林染染这种惨白截然不同。从小又衣食无忧，什么都不缺，气质也被钱堆出来，和林染染一比，高下立见。

钱宁镇并不反驳，也不帮林染染出头，只是缓缓地说：“就算这样，我也不会喜欢你。”

左渝大大的眼睛里立刻充满泪水，可是大概是害怕哭花精致的妆容，所以眼泪只在眼眶中打转，并不落下，然后她咬牙道：“好，钱宁镇，算你狠！”

说完就转过身大步流星的离开这家店，周围原本因为这场变故而变得安静一片的餐厅，也慢慢恢复，低声的交谈响起，而内容中心显然和他们刚刚的事情有关。

看着左渝离开的背影，钱宁镇轻笑一声，半天才想起刚刚林染染被打了一巴掌，按那声响来说，大概左渝一点没留情，于是回头：“你还好吧？”

林染染拨了拨左边的头发，缓缓道：“没事。”

怎么没事。

左脸已经高高肿起一大块，大概是左渝带了戒指，还被划出一道血迹，嘴角隐隐裂开，发丝凌乱……

简直吓人了。

钱宁镇看着林染染淡然地吃着没吃完的东西，好像真的没事一样，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也不多问，也不上前安慰，就在她对面坐下。

“素闻钱大公子极有绅士风度，现在看起来，似乎传言稍有误了。”一道清雅的声音忽然在旁边响起，同时一张素色手帕伸到两人的眼前，方向是林染染那边。

林染染盯着那握着手帕的修长白皙的手指，沉默半晌。

这声音很耳熟，虽然比那时候好听沉稳很多，但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口音，这么些年都未曾改变。



他右手食指上，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疤痕，形状还有点像耐克商标。

林染染看着那个伤疤发愣。这个人，这个声音……

她缓缓抬头，就看见那个人正站在自己身边，一身黑色西装衬得他身材颀长挺拔，五官比起十多年前，实在是改变了太多太多，眼睛狭长而有神，鼻梁高挺，淡色的嘴唇轻轻抿着，当初的青涩和稚嫩消失的一点踪影也没有了，只余有点严肃的俊朗和淡淡的疏离，林染染不由自主地看了看他的眼睛。

浅色的瞳仁。

自己小时候似乎也对他开过玩笑，说颜色越浅的人，越薄情……

“周公子。”钱宁镇半真半假的露出惊喜的表情，对周景皓手中的手帕恍若未见，只站起来同他寒暄，“原来你也在这里，刚刚没见到你。”

周景皓笑了笑：“刚到，就看见让人瞠目的好戏。”

钱宁镇抱歉道：“哎，我自己不够检点，让人笑话了。”

林染染则已经回神过来，没有接过手帕，只是低下头，又不紧不慢地吃了起来。她吃东西其实一向挺快的，因为以前常常挨饿，吃东西也跟抢一样，现在这么慢，纯粹是因为脸那边火辣辣的痛，咀嚼东西太不方便。

周景皓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林染染，表情未曾改变，自然而然地将手帕收回，指了指另一边一个女生：“我还有伴，先离开，下次再聊。”

“当然。”钱宁镇一笑。

余光看见周景皓一点点往那边走去，林染染轻轻侧头，看见不远处面带微笑等着周景皓的女子，她穿着光滑的浅紫色小礼服，脸上画着恰到好处的淡妆，大眼睛白皮肤，到胸前的卷发极有弧度，长相甜美又不失大气，身材曲线动人却不夸张，在原地等着周景皓，也并不见焦急，脸上一直微微地笑着，堪称完美。

“你和周公子，唔，就是周景皓，认识？”钱宁镇有些惊讶地看了看林染染，顺手叫来服务生去拿湿巾，让他给林染染。

林染染收回目光，轻描淡写道：“不认识。”

你是我的谁啊？

……

他是怎么回答的来着？

那时候，他实在口拙，不懂得虚与委蛇话里藏刀，或者趁机占口头便宜，只是很认真的回答：“我不是你的谁，但我是这个班的班长！”

语气坚定，鼓鼓的脸上不见一丝动摇。

……明明衣服领子都没翻好，因为太热，额头上还有汗水，这样滑稽到不行的小鬼，还做出那么大人的表情。

到底是十多年了，连那么老实的人，如今说话做事，也都毫无差错。微笑或者说话，都计算好斤两，不多笑开一点，也

不多说一个字。

到底是这么多年了。

第二章

钱宁镇开车送林染染回到住宅，这一片都是小别墅，每家独立，附带极好的院子，是钱宁镇空置的别墅，后来就让林染染一个人住在这里了。

林染染不喜欢和别人同住，所以只是偶尔让钟点工打扫，并无其他佣人什么的。

“二楼应该有医药箱，你自己去找点药涂一涂，小心别留疤。”林染染下车之前，钱宁镇吩咐道，语气里却没什么关心的意思，只是吩咐而已，“如果实在不行就打电话给小张，让

他带你去医院。”

其实他知道自己说也是白说，对于林染染来说，哪有什么“实在不行”的境况。在他看来，林染染的行事原则，从来是“忍一忍就过去了”。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下车只身回房间之后，林染染找到医药箱，随便涂好了，就往床上一躺。

她一直有点嗜睡，也不知道算什么毛病，或者，也不算是毛病，只是以前能睡的时间太少——最辛苦的时候，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现在生活舒适了，就一点点补回来。

没多久林染染便沉沉睡去。

她又一次梦到小时候。

依旧是尚未褪去炙热的夏天，蝉越发响亮的叫唤着，绿化做得很好的学校里，一花一木似乎都被烤到毫无生气、病恹恹的，就像此刻的自己——半死不活地趴在栏杆旁边，眯着眼睛看向外面发呆。

底下的塑胶跑道上，一队队小小肉肉的身影，正有些紊乱地跑着步，体育老师在一旁愤怒地狂吼：“叫你们跑步，不是散步啊！”

声音大的连这里二楼都可以听得清楚。

林染染忍不住笑出来，背后却忽然多了个人。

“林染染，你怎么没下去和大家一起上体育课？”

是那个人的声音，和今天重逢之后的好像，抑或是，他的声音其实已经改变很多，只是自己早就记得不分明，最终迷迷

模糊的，和现在的他，混成了一团模糊的阴影。

林染染没回头，依旧趴在栏杆上，眼里却悄悄多了几分明亮的色彩：“切，你不是也没下去。”

“我身体不舒服！”那人急急忙忙的辩解，不必回头也能想象到此时此刻他脸上的表情——多么容易脸红的一个男生啊。

“那我身体也不舒服！”林染染被阳光晒得微微眯眼，脸上已经泛红，嘴角带着一丝意义不明的微笑，正是她作弄人的时候会不自觉带上的表情。

周景皓气急，三两步跨上前，站到她身边：“你少来了，我早上还看见你生龙活虎的和老师顶嘴呢！”

“你早上也才生龙活虎地催我交作业呢！”

“你、你……”

“我什么我？”林染染忽然来了兴致，笑呵呵的嘲笑对方因为多次搬家而隐隐含有的口音，“把舌头撻直了再跟我说话！”

周景皓几乎被气得吐血，最终还是拗着脾气站在她旁边：

“算了，不和你说，你就晓得气我。”

“这话应该是我跟你说才对！”

“哼……诶，你为什么叫林染染啊？我一直想问你了，挺怪的。”到底是小孩子，周景皓还是忍不住开口问出疑惑了好久的事情，小时候就已经很看得出严肃的狭长眼睛里，难得流露出属于小孩子的天真。



林染染张了张嘴，周围的场景却忽然扭曲起来，仿佛被卷入了另外的空间。绿树和橘红色的塑胶跑道重叠，怒吼着的体育老师和一旁的旗杆交错，天上白花花火热热的太阳，忽然被压低，掉进了学校脏兮兮的水池中……

林染染迷迷糊糊听见梦境里的自己说：“干吗告诉你啊？！”

那声音尖尖细细，并不像她的声音，但她听得出来，其中的羞愧和难以启齿，分明就是那个时候的自己。

林染染。

其实她本来叫林冉冉。

她妈妈希望她能像初升的朝阳一样，冉冉升起，然后绽放出让人无法直视的光辉。

可惜她妈妈文化水平实在太低，把染字当成冉，后来就这样将错就错下去了。

只是一个名字，也足以让别人知道许多关于自己的不堪的事情。林染染那时候就已经知道，周景皓的父母都很有本事，虽然具体不清楚，但起码都是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或者，最起码的，他们如果想帮自己取名字，就不会把冉冉，写成染染。

那是十几岁的林染染，永远无法开口告诉周景皓的秘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林染染醒过来抬眼看了看时钟，已经是晚上七点多。